

#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 简明教程

联共(布)中央特設委员会編

第 三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 第四章

### 孟什維克与布尔什維克在斯托雷平 反动时期。布尔什維克正式形成 为独立馬克思主义政党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年时期)

- 一 斯托雷平的反动。反政府派知識阶层中的腐化。消沉頹废。一部分党员知識分子轉入馬克思主义敌人营垒而企图修正馬克思主义理論。列宁在他所著《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駁斥修正主义者而捍卫馬克思主义政党底理論基础。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把第二届国家杜馬解散了，于是这天在历史上就称为六三政变日。沙皇政府頒布了新的第三届国家杜馬选举法，于是它就违背了自己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发表的宣言，因为这宣言上是說沙皇政府非經杜馬同意不能頒布新法令的。第二届杜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

底代表們被判处苦役，被流放于辽远边区。

新选举法使地主和工商资产阶级在杜馬中代表人数大大增加起来，而使本来很少的工农代表人数减少了几倍。

第三届杜馬按其成分說是个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杜馬。在总共四百四十二个杜馬代表中，右派(黑帮派)占一百七十一席，十月党及其同类的党派占一百一十三席，立宪民主党以及与其相近的党派占一百零一席，劳动派占十三席，社会民主党占十八席。

右派(其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們在杜馬开会时坐在右席上)所代表的是最恶毒的工农敌人，即农奴制的黑帮地主，他們常用鞭打和枪杀大批农民的手段镇压农民运动，唆使凶徒蹂躏犹太人，殴打示威工人，放火焚烧群众在革命时日集会的场所。右派主张用最残暴的手段镇压劳动群众，拥护无限制的沙皇政权，反对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頒布的沙皇宣言。

在杜馬里与右派接近的是十月党人，或称“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人所代表的是大工业资本以及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底利益(一九〇五年革命开始后，立宪民主党內很大一部分大地主分子轉到十月党方面去了)。十月党人与右派的区别，只在于他們承认——而且也只是口头上承认——十月十七日宣言。十月党人完全拥护沙皇政府底对内对外政策。

“立宪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馬中所占的議席，要比它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馬中所占的少，因为有一部分原先投票拥护立宪民主党的地主已轉到十月党方面去了。

第三届杜馬中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集团，即所謂劳动派。杜馬中的劳动派动搖于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派(布尔什維克)之間。列宁指出，虽然劳动派在杜馬中十分脆弱，但他們却代表着群众，即代表着农民大众。劳动派在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派中間动搖不定，原是小私有主階級地位所必然产生的結果。列宁认为布尔什維克代表，即工人民主派，應該“帮助軟弱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分子，使他們脫离自由派底影响，团结民主派营垒去反对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而不仅是反对右派分子……”（《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486頁）<sup>50</sup>。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进程中，尤其在革命失敗之后，立宪民主党人日益暴露出他們是种反革命的力量。他們愈益抛弃自己的“民主”假面具，而表现为十足的保皇党人，即拥护沙皇制度的人。一九〇九年間，有一群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著作家出版了一部《路标》文集，立宪民主党人在这文集中代表資产階級感謝沙皇鎮压了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向刑棍絞架的沙皇政府匍伏跪拜，直言不諱地写道：必須“替这个政权祝福，因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獄来替我們（即自由資产階級）挡开人民底橫暴”。

沙皇政府既将第二届国家杜馬解散并把社会民主党杜馬党团摧残下去，就来加紧对无产阶级底政治和经济組織实行攻击。苦役牢房、大獄和流放所中已經关滿了革命家。革命家在監獄里受到残酷的鞭笞，受尽拷打和残害。黑帮的恐怖猖獗到极点。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滿絞架。有几千个革命家惨遭杀害。当时一般人把絞架叫作“斯托雷平的領帶”。

沙皇政府在鎮压工农革命运动的时候，不能局限于采用高压手段，局限于实行討伐、枪毙、监禁和判处苦役徒刑。沙皇政府眼見农民輕信“皇帝爷爷”的心理消失下去，殊觉惶恐不安，于是就來大施手腕，打算培植出一个人數众多的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作为自己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斯托雷平頒布了一道新的土地法令，允許农民退出村社而另立田庄。斯托雷平土地法令上认定村社土地使用制可以随便破坏。每个农民都能把自己享有的份地变成自己的私产，实行退出村社。农民可以出卖自己的份地，而他們从前是没有权利这样来作的。村社必須为每个退出村社的农民分出位置在一个地方的土地（单独田庄，独家农场）。

富农已有可能用賤价向貧弱农民收买土地。在該法令頒布后几年以內，有一百万以上的貧弱农民完全失去土地而陷于破产了，富农单独田庄数目靠掠夺貧弱农民

土地而增加起来。这种田庄有时簡直成了十足的大地产,广泛地采用着雇佣劳动,即雇农劳动。政府强迫农民把村社中最好的土地分給富农庄主。

如果說从前在“解放”农民时搶劫农民土地的是地主,那末现在掠夺村社土地的便是富农,他們領得最好的地块,用賤价向貧农收买份地。

沙皇政府发給富农大量借款来收买土地和成立单独田庄。斯托雷平想把富农变成小地主,变成沙皇专制制度底忠实卫士。

在九年(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五年)以內退出村社的农户,总共有两百万以上。

斯托雷平政策把少地农民与农村貧民状况弄得更加困苦不堪。农民中的分化日益加剧。农民开始同富农庄主发生冲突。

同时农民已經开始了解,他們在沙皇政府以及地主立宪民主党国家杜馬存在时是无法取得地主土地的。

起初,在退出村社而另立田庄的现象盛行时期(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間),农民运动有过相当的低落,但到一九一〇和一九一一年間以及較晚的时候,农民反对地主和富农庄主的运动却已在村社农民同单独庄主发生冲突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了。

工业方面的情形也是在革命以后起了很大的变化。工业集中,即工业规模扩大和集合于一小群日益增大的

資本家手中的过程，大大加强了。資本家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已开始成立同盟，以图提高国内商品价格，把赚来的额外利润用作鼓励商品输出的基金，使商品可以输出到国外市场去廉价销售，借以夺得国外市场。这样的同盟，这样的資本家联合(垄断组织)，就是所谓托辣斯和新迪加。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托辣斯和新迪加数量愈益增多。大银行数目也愈益增加；大银行在工业中的作用愈益加强。外资更加源源不绝地流入俄国。

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工业经过几年停滞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煤铁和石油产量已经提高，织物和沙糖生产已经扩大。谷物出口额大大增加了。

虽然俄国当时在工业方面已有若干进步，但它同西欧相比较仍然是个落后的国家，并且是个依赖于外国資本家的国家。当时俄国还不能生产机器与机床，必须从外国输入这些东西，当时俄国还没有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矿质肥料制造业。当时俄国在武器制造方面也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

列宁指出俄国金属消费很低是俄国落后底标志时写道：

“在农民解放以后半世纪中，俄国钢铁消费量增加了五倍，但俄国终究还是个异常落后的国家，贫困

的和半野蛮的国家，其现代生产工具的设备为英国的四分之一，为德国的五分之一，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543页）。

俄国经济政治落后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俄国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本身都依赖于西欧资本主义。

这表现于俄国国民经济中如煤炭、石油、电气工业和冶金业等重要部门都操于外资掌握，沙俄所用的机器和装备品几乎完全要从国外输入。

这表现于重利盘剥的外债，沙皇政府每年要从人民身上榨取数万万卢布来缴付这种外债的利息。

这表现于俄国与“协约国”缔结的许多秘密条约，据这些条约规定，沙皇政府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拿出数百万俄国兵士到帝国主义战线上去帮助“协约国”作战，以保证英法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利润。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宪兵和警察，沙皇奸细和黑帮凶徒用盗匪手段袭击工人阶级的现象特别流行。当时用高压手段扰害工人的不仅有沙皇卫兵。工厂主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们在工业停滞和失业人数增加的年代特别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工厂主采用大批开除工人的手段（同盟歇业），把积极参加罢工的觉悟工人列入“黑名单”。凡加入了本工业部门厂主同盟的企业，都拒绝雇用落入了这种“黑名单”或“黑名单”的工人。工资定额在一九〇八年降低了百分之十至十五。工作日到处延长到



十小时以至十二小时。搶劫式的罰款制度又盛行起来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使革命同路人陷于瓦解和腐化。这种腐化和頹废情緒在知識界中間显得特別厉害。同路人是在革命汹涌高涨时期从資產階級方面跑进革命队伍的，他們一到反动时期就离开党了。其中有一部分人跑进了公开反对革命的营垒，另一部分人則盘踞在工人階級保全下来的合法团体中間，极力引誘无产階級离开革命道路，拚命破坏革命无产階級政党底威信。同路人离开了革命，极力迁就反动势力，想与沙皇制度和睦相处。

沙皇政府利用革命失敗的局面，把那些貪生怕死和钻营私利的革命同路人招去替它当走狗，即替它当奸細。沙皇暗探局派遣許多无耻叛徒到工人組織和党組織中去当內奸，叫他們从內部进行偵探工作并出卖革命家。

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綫上也大举进攻。有一大群时髦作家涌现出来，实行“批評”和“譴責”馬克思主义，辱罵革命，譏笑革命，贊美叛变行为，借口“崇拜个性”而鼓吹淫乱。

在哲学方面“批評”、修正馬克思主义的企图加紧起来，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用冒牌“科学”論据巧加掩飾的宗教流派出现。

对馬克思主义实行“批評”，已成为一种时髦了。

这班老爷們在色彩上虽然各有不同，但他們的目的却是一样：引誘群众离开革命。

党内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也受到了頹废和犹疑心理的浸染，他們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但从来也沒有在馬克思主义立场上稳稳站立过。其中有波格丹諾夫、巴查罗夫、卢那察尔斯基（他們是在一九〇五年归附布尔什維克的）、尤史克維奇、瓦連廷諾夫（两人都是孟什維克）一类的著作家。他們从两方面同时开展“批評”，既反对馬克思主义底哲学理論基础，即反对辯証唯物主义，又反对馬克思主义底科学历史基础，即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批評与普通批評不同的地方，就在这种批評不是公开誠实的，而是在“拥护”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幌子下，用曖昧和騙人的手段进行的。他們說：我們基本上是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們想把馬克思主义“改善”一下，想使它拋弃某些基本原理。其实，他們是仇視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們极力想摧毀馬克思主义底理論基础，虽然他們口头上是用一种虛伪詞句否认其对馬克思主义的仇視，并繼續用两面派态度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这种虛伪的批評非常危險，因为它是要欺騙党内普通工作人員，并且确实能把他們引入迷途。这种破坏馬克思主义理論基础的批評愈虛伪，則它对党也愈加危險，因为它愈益与反动势力反对党和反对革命的总进攻密切結合起来。有一部分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的知識分子，甚至公然宣传必須創造一

种新的宗教(即所謂“寻神派”和“造神派”)。

于是在馬克思主义者面前就摆着一个极迫切的任务：必須对这种背叛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变节分子給予一个应有的駁斥，撕破他們的假面具，把他們彻底揭穿，这样来保持住馬克思主义党底理論基础。

看来，普列汉諾夫和他那些自命为“著名馬克思主义理論家”的孟什維克朋友們，該会把这一任务担負起来的了。但他們却宁愿撰写几篇带諷刺批評性的小品論文来潦草塞責，接着就躲藏起来，一声不响了。

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在他的名著《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书里(一九〇九年出版)实现了的。

“为时尚不及半載，——列宁在該书中写道，——就出版了四本主要、甚至几乎完全是用来攻击辯証唯物主义的书。其中首先就是巴查罗夫、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伯尔曼、格里峰得、尤史克維奇及苏渥罗夫合著的《略論(?本来要說：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集》(一九〇八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其次就是尤史克維奇著的《唯物主义与批判的现实主义》，伯尔曼著的《从现代認識論的观点看辯証法》，瓦連廷諾夫著的《馬克思主义底哲学結構》……这些人——虽然他們在政治观点上很不相同——都是一致反对辯証唯物主义的，同时他們却又儼然以哲学方面的馬克思主义者自居！恩格斯的辯証法是‘神秘

論’，——伯尔曼說道，——恩格斯底观点‘已經陈旧了’，——巴查罗夫用似乎是指指出一种当然定理的口吻隨便說道。这样一来，唯物主义就仿佛是被我們的这些勇敢武士駁倒了，他們傲然自得地援引‘现代的認識論’，援引‘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証主义”），援引‘现代自然科学底哲学’，甚至是‘二十世紀自然科学底哲学’”（《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11頁）。

当卢那察尔斯基为他那些哲学修正主义者朋党們辯护，說“也許我們走錯了路，但我們是在探求”的时候，列宁回答道：

“我也是哲学中的‘探求者’哩。就是說，我在本书中間（即指《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书而言。——編者注）是想探求清楚，看看这些假借馬克思主义名义拿出一种极糊涂、极錯乱、极反动东西来的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同上，第12頁）。

但事实上，列宁这本书远远超出了这个簡單任务的范围。其实，列宁这本书不仅是批評了波格丹諾夫、尤史克維奇、巴查罗夫、瓦連廷諾夫及其哲学老师阿万那留斯与馬赫在其著作里企图用精巧光滑唯心主义来与馬克思唯物主义对立的思想。同时，列宁这本书又还捍卫了作为馬克思主义理論基础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用唯物主义观点綜合了从恩格斯逝世起，至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問世这整个时期

內在科学方面，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最重大最实在的成果。

列宁在他这本书中，給了俄国經驗批判主义者及其外国老师們一个应有的批評之后，就得出如下一些駁斥哲学上理論上修正主义的結論：

(一) “日益精巧地伪造馬克思主义，日益精巧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說冒充为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經济学方面，在策略問題方面，以及在一般哲学問題……方面所表现的特征”(同上，第270頁)；

(二) “馬赫与阿万那留斯底全部学派，都……走向于唯心主义”(同上，第291頁)；

(三) “我們的馬赫主义者全都陷落到唯心主义泥潭中去了”(同上，第282頁)；

(四) “不能不在經驗批判主义認識論煩瑣語句后面看出哲学中的党派斗争，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表现着现代社会里各敌对阶级底趋向和思想体系”(同上，第292頁)；

(五) “經驗批判主义底客观作用，即阶级作用，完全是替菲德主义<sup>51</sup>者服役，帮助他們一般反对唯物主义，尤其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同上，第292頁)；

(六) “哲学的唯心主义，是……引向僧侶主义

的道路”(同上,第304頁)。

为了認識列宁这本书在我党历史中的伟大意义,为了了解列宁在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流行的一切修正派和变节分子的斗争中保持了怎样巨大的理論财富,就必须——那怕是很簡略地——把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底基础說明一下。

其所以必須这样来作,尤其因为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底理論基础,是馬克思主义政党底理論基础,而这种基础是我們党底每个积极活动家都应该認識,应该領会的。

那末:

(一) 什么是辯証唯物主义呢?

(二)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

## 二 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底世界观。其所以叫作辯証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認識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辯証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論,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辯証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辯証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馬克思与恩格斯在說明他們的辯証法时，通常都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辯証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說，馬克思与恩格斯底辯証法和黑格尔底辯証法是一个东西。其实，馬克思与恩格斯仅仅从黑格尔辯証法中采取了它的“合理的內核”，而擯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外壳，并向前发展了辯証法，因而赋与了辯証法一个现代的科学形态。

馬克思說：

“我的辯証法不仅根本上与黑格尔的辯証法不同，而且与它绝对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維过程，即他所称为观念而甚至将其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維过程，是现实界底創造主，而现实界不过是思維过程底外部表现。在我看来，恰巧相反，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类头脑中并在人类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言）。

馬克思与恩格斯在說明他們的唯物主义时，通常都援引費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說，馬克思与恩格斯底唯物主义和費尔巴哈底唯物主义是一个东西。其实，馬克思与恩格斯是从費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內核”，把它向前发展成了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論，而擯弃了它那唯心主义的和宗教的伦理杂质。大家知道，費尔巴哈

虽在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但他极力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恩格斯屡次说过：费尔巴哈“虽有其唯物主义的基础，但还没有摆脱旧时的唯心主义羁绊”，“我们考察费尔巴哈底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时，便可立刻看出他实在有一种唯心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652至654页）。

辩证法是导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字，其含义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古代人所谓辩证法，就是以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个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个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永恒运动着、永恒变化着的现象，而把自然界底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对立势力互相影响的结果。

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根本相反的。

（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基本特征是：

（1）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么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底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是互相密切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

因此，辩证法认为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



孤独拿来看，把它看作是与其周围现象没有联系的现象，那它就成为不可了解的东西，因为自然界任何部分中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与其周围条件没有联系的现象，看作是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它就变成毫无意思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与其周围现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现象，把它看作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它就是可以了解、可以论证的东西了。

(2) 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的状态，停顿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

因此，辩证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方面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它们的产生和衰亡方面去观察。

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那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恩格斯说：

“整个自然界，由其最小部分到最大物体，由沙粒到太阳，由‘原生生物’(Protist)(原始的活细胞。